

湯問
力命

仁13

63

3



門仁 13
號 63
卷 3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五

列子

張湛處度注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

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

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

問於夏革

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革莊

子音

曰古初有物乎

疑直混茫而已

夏革曰古初無

物今惡得物

今所以有物故

後之人將謂今之

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謂今亦無物



則不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
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
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然自
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謂物外事先
無所指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湯
言也雖相答然於視聽猶未歷然革曰不知也非
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
以智知也不可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
朕何以知之欲窮無而限有然無極之外復

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既謂之無何得

何得有中

所謂無無極

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

復無無盡

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

復無無盡也

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

知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不湯

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

爾雅

齊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

湯曰汝奚以實

之革曰朕東行至營

今之柳城古之營人民

猶是也

如是問

管之東復猶管也西行至函

人民猶是也

問函之西復猶函也朕以是知

四海四荒四極

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日下謂之四荒

東泰遠西邠之不異是也

國南濮鉉北祝栗謂之四極

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故大小相含無窮極

其不異是問則是是矣

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

夫含萬物者天地也

萬物也故不窮

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

故不窮也

形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

盡於一形含天地也故無極

天地籠罩三光

故不窮也

包羅四海大則

間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物為遊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閼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剗斫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誇大哉悲夫聃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媧音瓜古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斷鼇之足鼇巨龜也以立四極必以器質相補也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

山

共工氏與霸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彊與顓頊爭為帝顓頊黃帝孫不周

山在西

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

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

音老歸焉湯

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

渤海

今樂安郡

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

山海經云

東海之外

焉實惟無底之谷

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云東注

無底之谷

其下無底

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可盡

實使無底

名曰歸墟

或作歸塘。莊子云尾閭。

八紘九野

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

其中有五山焉。一

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

方丈。一曰四曰瀛洲。

五曰蓬萊。

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常有至者。諸仙人及

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

其山高下周

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

一

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

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

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

色主反。焉。兩山。

間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者。不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喻。

其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

直畧反。若此之山。猶浮於海上。以此

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蒂。常隨潮波上下往

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

毒病也。

之訴之於帝。帝

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

與隅同。神仙傳。

曰北方之神名禺彊號曰玄冥子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彊簡文云北海神也○大荒經曰北極使巨鼇列仙傳云巨鼇之神名禺彊靈龜為之使也戴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玄中記云即巨龜也十五舉首而戴之騷離曰巨鼇戴山迭為三番音翻更六萬歲一交其何以安也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色主反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所據反焉以高筭計也焉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為一鈎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

其骨以上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鯢鰔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則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憑大反侵子禁反滅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王板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音焦僬僥短人國名也史記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

志在大秦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東北極有

人名曰諍山海經曰東海之外人長九寸見

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荆之南有冥靈木名也生江南以葉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

歲為秋上古有大椿木名也者以八千歲為

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其隕反崔譔

云糞土之芝也朝生暮死簡文云欲生之芝生於朝死於晦春夏

之月有蠓蚋者謂蠓蚋蚊蚋也因雨而生見

陽而死終髮北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十洲記云水黑

色謂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

焉其名為鯢鯢魚也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

天之雲其體稱焉莊子云鯢化為鵬世豈知有此物

哉既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大禹行而見之伯

益知而名彌正反之夷堅聞而志之記之也

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堅豈直空言譎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遣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江浦之間生麼蟲麼細

也。亡果反。字書云：麻小也。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

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

晝拭眚。在詣反。目際也。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

時明目人，能百步望。鰐除倚。秋毫之末，子羽未聞。俞古之聰師曠。

方夜。音陽。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鰐，俞未聞也。師曠，晉

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

未能見至微之物也。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史記

云：黃帝至于河，登空峒之山，今在禮泉郡。同齋三月，心死形廢。謂

方夜下脫
擲字德

心同死灰，徐以神視。神者，寂然玄照。形若枯木，徐以神視而已，不假於目。塊然見

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徐以氣

聽。氣者，任其自然。平，普稱。而不資外用也。石反。然聞之，若雷霆之

聲。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吳楚之國有大

木焉，其名曰檮。山海經曰：荆山多橘柚，柚似橘而大，皮厚味酸。檮音柚。

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

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

周禮曰：橘，渡淮而北，化為枳。鸛鵒不踰濟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

汶

武中反

則死矣

酈元

水經曰

濟水出王屋山

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為營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鸛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嶧同武中反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孤貉躔游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

本性遂

地氣然也

此事義

雖然形氣異也性

致死也

見周官

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

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

形王屋二山

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方七

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

愚公者

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

山

韓詩外傳云懲苦也

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

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

乎雜然相許雜猶其妻獻疑獻疑猶曰以君

之力曾不能損魁父淮南子作魁阜之丘如

太行王屋何魁父小山也且焉置土石雜曰

投諸渤海之尾隱工之北淮南云東北遂率

子孫荷胡可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音本有

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

遺男始齒初月反韓詩外傳云男跳音調躍

女七歲或毀齒謂之齒跳也或作

跳誤之跳

也跳誤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

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曰甚矣汝之不惠以

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

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

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

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

亡以應屈其理而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

服其志也山海神皆

蛇懼其不已也

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

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

大而不腐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

若以大小遲速為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惑者未能推類也

至心也

命夸蛾氏

夸口花反

二子

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神力者也

負二山一厝

音措

朔東一厝

雍南自此異之南

漢之陰無隴斷焉

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

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曠息志

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

之愚與娶妻之孤足以啜河曲之智夸父大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歟

經云有人珥兩黃蛇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踐兩黃蛇名曰夸父

於隅谷之際

隅谷虞淵也日所入

渴欲得飲赴飲河渭

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

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

焉

山海經曰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

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

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

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

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

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

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不待殺戮而夭不待

將迎而壽自天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穀而食

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然自

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

物哉自此章已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

塗謬之一國游絕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逮故寄言迷謬也濱北海

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去也其國名曰

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子細反限無風雨霜露

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

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麓陟郭璞云重隴也○山之重壟也當國之

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擔甌直為反甌甌謂瓦餅也

頂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

神漢

甫問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名曰漢車輪許大潰沸湧出其深無底名曰漢

○山頂之泉曰漢

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

埒注於山下

山上水

經營一國亡

亡音無下同不

悉徧土氣和亡札厲

札厲疫死也

人性婉而從物

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皆土

反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

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

不夭不病其民孳

息阜也盛也

亡數有喜樂亡衰

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

饑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

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

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愜

昌兩反

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

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

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

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

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此視焉則

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奚美於彼而棄齊國之社

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

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

之所及也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仲駭之也臣恐彼

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

奚顧此國自不可得往耳南國之人祝祝之六反

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截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恐

誤

髮而裸謂不以衣蔽之也力果反北國之人鞞鞞音未

人帕頭是也帕頭燥頭也帕又作鞞又作帙帕亡八反燥七消反巾而裘中

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

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

成之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

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越

之東有趣木又之國其長子生則鮮杜預注

人不以壽死而食之謂之宜衆其大父死負

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

南有炎

去声本
作談

人之國其親戚死

音

其肉

而棄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

渠

又

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

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

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此事亦
見墨子

孔子東游見

兩小兒辯鬪

都豆
反

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

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

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

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

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

初涼涼又本作滄周
書曰天地之間有滄

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鼯注云滄寒也
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涼鼯音潮

涼涼

字林云
涼微寒

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

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

汝多知乎

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
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玄相

起予

均天下之至理也

物物事事皆平皆
均則理無不至也連

於形物亦然

物連屬也亦須平焉

均髮均縣輕重

而髮絕髮不均也

髮甚微脆而不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

重相傾有不均處也

均也其絕也

寧有其均也莫絕言不絕也

人以為不然

凡人達理也

自有知其然者也

會自

此理為然者墨子亦有此說

唐何

唐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

為綸芒鉞

音亡

為鈎荆蓀

本作

為竿剖粒為

餌引盈車之魚

家語曰鯉魚其大盈車

於百認之淵汨

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

夫飾芳餌挂微鈎下沈青

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弛絕故生而獲也楚王聞

而異之召問其故唐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

蒲且

子余反

子之弋也

蒲且子古善弋射者

弱弓纖繳音灼

乘風振之連雙鷁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

均也臣因其事放

分兩反

而學釣五年始盡其

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

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

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

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

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此論者以諷其用治

矣、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史記曰扁鵲

鵲渤海郡人、姓秦氏、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求治、扁鵲治之、既

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

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

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

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

寡於斷、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

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若

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

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

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

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

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

識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

亦疑否訛

世德堂刊

卷五

其

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此言能割腸易胃前洗五

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

郢也鼓琴

而鳥舞魚躍

郢巴古善鼓琴人也

鄭師文聞之

師文鄭國樂師

棄家從師襄游

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

枉指鉤弦

三年不成章

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

師襄曰子可以歸

矣

嫌其難教

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鉤

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

在聲

遺弦聲然後能盡聲弦之用也

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

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

心手器三者玄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

矣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

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

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故成熟

及秋而叩角弦

以激夾鍾

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

溫風徐迴草木發榮

得春氣故榮華

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

羽水音屬冬黃鍾十月

律一月霜雪交下川池暴涸

得冬氣故凝陰水凍

及冬而

世德堂刊

卷五

其

叩徵弦以激蕤賓

徵人音屬夏五月律

陽光熾烈堅

冰立散

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

且欲并言其將終命宮而摠四弦則景風翔

所感之妙耳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至和之師襄乃撫心

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

師曠為晉

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

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鄒衍

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也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

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亡亡音以加之

鄒子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也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

秦青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渠綺反自謂盡

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

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

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

齊匱糧過音雍音邕地名杜預曰齊城門門鬻歌假食既

去而餘音繞梁欂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

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

猶長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

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

幼喜躍林舞弗能自禁金音忘向之悲也乃厚

賂發之遺發猶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

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干孟嘗君伯牙善鼓

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

期曰善哉我我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

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

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

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

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

含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

吾心也言心聞合與已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

心則無處藏其聲也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音

山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

中道有國獻此工考之人也

穆王薦之

薦當作進

問曰若有何

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

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

日謂別日

吾與若俱觀

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

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

倡俳優也

穆王驚

視之趣

音趨

步俯仰信人也巧夫

領

駘音反曲順也又五

感反領猶搖頭也

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

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

內御並觀之

穆天子傳云威姬穆王之美人

技將終倡者瞬

音舜

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

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

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

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

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

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

此皆以機關相使去

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穆王始

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

貳車載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

品威育運動無方人藝麤拙但寫載成形塊

然而已至於巧極則機平造化似或依此言

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

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

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夫班輸之雲梯墨翟

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凌

飛三日弟子東門賁禽滑釐滑音骨狸墨聞

不集翟弟子也

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

時執規矩時執規矩言其甘蠅古之善射者

穀弓而獸伏鳥下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

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

也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

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

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

承牽挺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皆而

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鳥嫁反次

也本作必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

我昌以鰲音毛懸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

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

丘山也視風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

之簞射反食亦之貫風之心而懸不絕以彊弓勁矢貫

風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

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

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

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

矢先窮窮盡也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

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

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淮南子曰中國髮血越人契臂其一也許

慎云剋臂出血也以誓不得告術於人秘其道也此

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見諸雜書記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

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

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

箕裘皆須承屈補接

而後成器為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為論汝先觀吾趣

趣行也

趣如吾然後六轡可

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

為塗僅可容足

紼得安脚

計步而置

疏概如其步數

履之

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

其巧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

敏疾也捷

也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

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

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輿也轡

銜之際

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轡銜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

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

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

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

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

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

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與和鸞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

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

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夫行之所踐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開故也心夷體開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

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

外不恃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魏黑卵以瞋嫌殺

丘邴章

瞋嫌私恨

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

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

不能稱兵以報之

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耻假力

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

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刀披胸受

矢鏃鏑

上音芒下音譯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

視來丹猶雛鷺也

鷺音寇生而須哺曰鷺自食曰雛來丹之

友申他

音他或音拖一本作抱

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

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

廿德堂刊

乙列子卷三

胡

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
劍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
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
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
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
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
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北面而察之淡淡焉淡音若有物存莫識其

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

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方

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也其觸物也騞然而過

騞呼麥反破聲又竹壁反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

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

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

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音齋七日晏陰之間

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

可執可見故

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

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

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

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

三招

一本作拈奴兼反指取物也又音點

予來丹知劍之不能

殺人也嘆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

我使我噙

音益喉上也

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

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

疆彼其厭

於染反本又作壓烏狎反

我哉周穆王大征西

戎西戎獻銀鍔之劍

昆吾龍劍也河圖曰瀛州多積石名昆吾可爲

劍尸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

火浣

音緩之布

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火

及鼠取其皮毛爲布名曰火浣

其劍長尺有咫

音止八寸曰咫

練鋼

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

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

然疑乎雪

此周書所云

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

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此一章斷

世德堂刊

卷五

廿七

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五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六

列子

張湛處度註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
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

天存於御養窮達係於
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

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吳太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

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

賤自富自貧

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

朕豈能識

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

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存而不辨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殖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北宮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
 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
 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
 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
 裋音曷方言裋複襦也許慎注淮南子
 豎裋云楚人謂袍為裋說文云粗衣也又
 敝布襦也又云檐榆短者曰裋榆有作短褐
 者誤荀子作豎褐揚倮注云僅豎之褐於義
 亦通食則粢即夷糲令達反粢稻餅也味類
 反糲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
 粢孟康云麥稬中不破者是也居則蓬室出
 蓋謂之粗春粟麥為粢餅食之

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櫬音麗
 棟出則結駟在家熙音怡字林云歡笑也然有棄朕之
 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
 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
 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
 此厚薄之驗歟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
 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
 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丘羽反本
 或作踽字

林云疏
行貌

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
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
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
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
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
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
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
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

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

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

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非由人事巧拙也而

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

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

復言聞理而服北宮子既歸衣其袒褐有狐貉之

溫進其菰菽菰音戎菽音叔爾雅云菰菽謂之荏菽即胡荳也管子云齊桓

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菰菽布之天下鄭玄云即大豆也有稻粱之味庇

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車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若

文軒之飾終身道然自得貌後楊朱篇音同不知榮辱

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東郭

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

易怛也哉當割反或作悟者非管夷吾鮑叔牙並穎上人

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

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

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

管仲與召本作邵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鮑

叔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小白糾之次弟既而公孫無

知作亂襄公立紂無知秩服遂殺之齊無君二

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食亦反

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魯殺子糾

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

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

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

于况反

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

音釋

之遂召管仲

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

鮑叔

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

而位於高國之上

鮑叔牙以身下之

高國齊之世族

任以國政號曰仲

父桓公遂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

鮑叔賈

音古

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

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

實無用能也實無善矣實無用能者非更有

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

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

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

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

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

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

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清已而已

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已善齊物也一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瑕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鈎乎

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其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

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

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其為人也上忘而

下不叛君高而自忘則離散愧其不若黃帝而哀

不已若者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以德分

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

君疑若訛

人已既以與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

則物所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

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行道

則不煩聞見故曰不勿已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

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然則

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

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

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

析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與子產並

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黶殺鄧析操刀

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

刑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

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

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然則子產非能用

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

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可

以生而生

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聘於一已之志似由報應若

出智天福也

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之行得

聘一已之志終年而無可以死而死

或積惡行暴或

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天福也

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天福也

威之於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也天福也

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天福也

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威之於死是天福也

之死得死者故可以生而不生

亦曰天福者也可以生而不生

早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

終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

辱之地不願生天罰也

而更不死也天罰也

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之生而得生不可

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此義之生而

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義然而生生死死非物

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然而生生死死非物

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可測則死不由

物生不在我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

豈智之所必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

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聖智不能干

運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自然者默之成

也鬼魅不能欺

之默無也

平之寧之

平寧無所施為

將之迎之

功無遺喪似若

將迎揚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

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

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

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

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

不解楊朱歌皆謂與已同也一曰矯氏二曰曰俞氏三曰

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

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

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音棘屏音上

除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湮音竹用反

汁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

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嗣之盧

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

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

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無爲天理之所藥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天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

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

鬻熊文王師也曰

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

音無若何

算猶智也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王弼

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唯聖人也

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

其已

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

逆就利而遠害此方與逆害爲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

楊布

楊朱弟也

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

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

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揚
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音志將以告若不
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
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
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音無壽天有壽
天則信理者亡是非有是非非信心者亡逆順
非命有逆順信性者亡安危有安危則非性則謂之都亡
則非心則非心所信都亡所不信理亦無信與不信也真矣慙矣奚去

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為亦無所
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此舉無心之極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
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
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不為
外物視聽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往物
改其度也亦往來亦來任音眉墨尿方言墨尿江淮
物出入故莫有礙云墨音目尿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
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

故也。尿單音戰至音啾然鄭玄注禮記

貌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各隨也謂志也窮

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倭愚直婢魚

反斫音酌婢斫容止峭獻也字便房連辟婢

反便僻恭敬大過也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

志也窮年而不相語魚據術自以巧之微也

膠苦交怵口家反阮孝緒云恐怵情露無所

反苦交怵伏態貌。恐口交反情露隱蔽

讓音極急也謂語急而吃又云疾也急性相

極皆非也凌說文云評責讓也字林音

聚律反評音碎此皆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

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莫

反延音殄方音眠延欺慢之語也誣止累諉

如偽反。鈍滯也爾雅云誣誣累去勇敢怯

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

發謫謂責其過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謂多

相和諧也廣自專謂自專擅不與衆同也乘權謂乘用權勢也

隻立孤獨自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

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

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僊僊姑危反幾欲之貌成

者俏音肖俏似也成也初非成也僊僊敗者俏敗

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故迷生於言而理實無幾也

俏惑其以成敗而不由也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

昧然冥昧難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

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隨時動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

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信命者於非智所識也

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

若揜目塞耳背坂面墮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

不如任自然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

天而未必然也貧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

必然也然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然貧窮者不知時

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

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

得亦中

或步冲反半也下同

云亦中

也中半

其少

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

中云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

以異唯云所量

不後也

云所不量

在智之

則全

而云

音

喪亦非知

音智下同

全亦非知喪自全

也自云也自喪也

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齊景公游於牛山

今北海郡臨淄縣

北臨其國城而

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

音干廣雅云芊芊茂盛之貌

若何滴滴

或作滂滂並皆步郎反流蕩貌

去此國而死乎使

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

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

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

云疏食惡肉可得食○疏食菜食

惡肉可得而食驚馬稜

當作

棧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謂編木爲之棧土限反

車可得而乘也

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

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

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
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
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
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
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則吾君
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
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
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

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
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
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
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
與嚮無子同巨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
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
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運也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六

王叔子曰：此經之旨，在於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道之體，虛無者也。虛無者，無所不有，無所不能。故曰：道者，萬物之始，天地之母。此經之旨，在於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道之體，虛無者也。虛無者，無所不有，無所不能。故曰：道者，萬物之始，天地之母。

